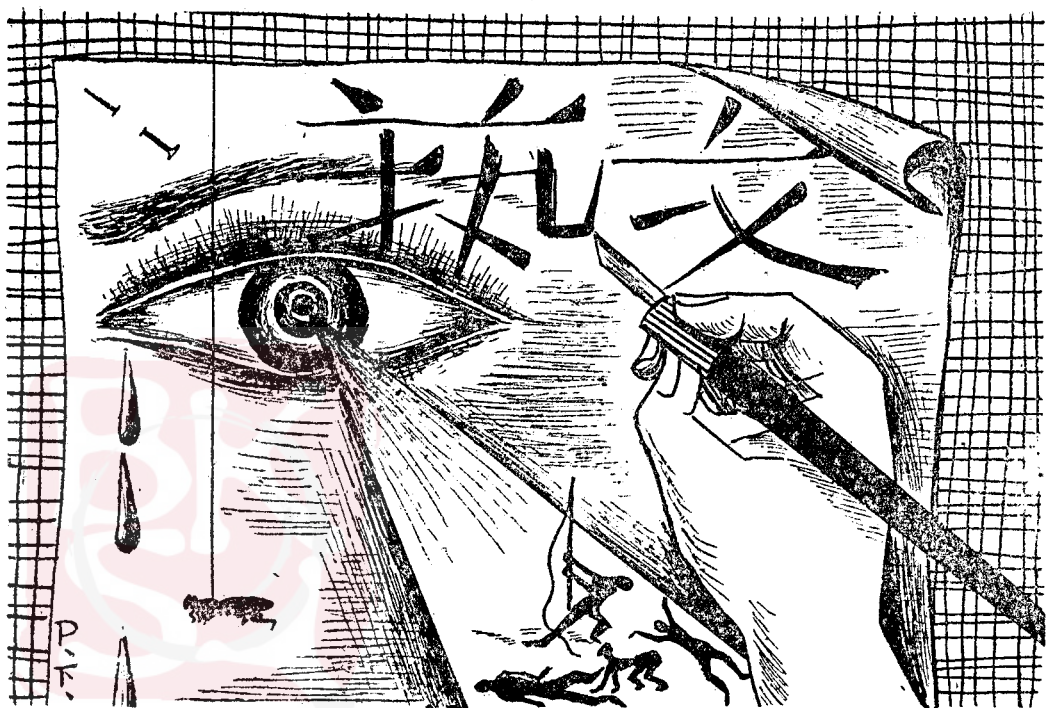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蘇曼殊身世異說考

翩若

曼殊大師蘇玄瑛，誠近代之傷心人也。秉孤高之性格，抱芳潔之靈襟，吐屬芬馨，抒言雋上，世乃相與愛而敬之，而曼殊竟以短命死矣！誠以彼身世有難言之惘，飄零落拓，抱恨以終！觀其最後付囑，但言念東方老母，一切有情，都無罣礙。（章父燕子韻詩跋）臨沒哀音，夫亦可以知其遇矣。

但曼殊所謂身世有難言之惘者，其身世究屬何若？則自來都在惆恍之中，令人有莫知其詳之憾者。後數經其戚友剖析，今已漸臻明白。而其中研究歷程，則世人或多或少未知，知之或有未盡者，此余所以不憚煩而爲之縷述如次也。（余前年曾爲一文，載登南粵日報中，則疎漏太甚，故今復詳道之耳。）

抑當民國十八年時，滬上某報曾載「紅薇女士」所爲「記曼殊逸事」一文，末云：『江南先生曰：「曼殊秉賦，蓋紅樓夢第一回所謂天地清濁二氣合和而成。故聰敏絕

頂，亦糊塗之極，其詩文書畫靈秀中亦時露痴頑。」此語蓋深得曼殊性情者。女件中有愛曼殊詩文者，輒取曼殊遺像，嵌諸金邊畫框內，香花供奉，視爲蘭閨知己。嗚呼！曼殊生前不得美人之憐，死後乃享此瓣香之福，和尙有知，亦當拈花微笑；即以此論，曼殊亦可以不朽矣。』據此，則吾姑女同胞，亦有不少景仰曼殊者，此又余之所以寄登本刊者也。

(一)

曼殊於民國七年五月二日，以胃疾示寂於上海金神父路廣慈醫院，得年僅三十有五，於是人爭惜之！友輩或爲營葬事，或擬建塔院，而吳江柳亞子（棄疾）實爲之傳，傳曰：

「蘇玄瑛，字子穀，號曼殊，廣東香山入。父某，商於日，因贅焉。生玄瑛，翌之返國。玄瑛自少即喪父，母又越

在海外，伶仃靡可依者，則祝髮廣州之雷峰寺。本師慧龍長老奇其才，試授以學，不數年，盡通梵漢暨歐羅巴諸國典籍。……已而慧龍沒，玄瑛漠然無所向，遂返初服。踰嶺絕大江，遍歷湘之長沙，皖之安慶，蘇之秣陵吳門，浙之武林，而居上海最久。……其間數東渡省母。會前大總統孫先生，玄瑛鄉人也，時方亡命嵎夷，期復清社。海內才智之士，鱗萃輻湊，人々願從玄瑛遊，自以爲相見晚；玄瑛翺翔其間，若莊光之於南陽故人焉。及南都建國，諸公者皆乘時得位，爭欲致玄瑛，玄瑛冥鴻物外，足未嘗一履其門，時論高之。生平口不言錢，而揮手盡萬金，值資絕窮俄不得餐，則擁衾終日臥，怡然弗以爲困。釋衾以來，絕口婚宦事。晚居上海，好逐狹邪遊，姪女盈前，弗一破其禪定也。」（下略）

關於曼殊身世之綜述，實以此文爲最早。蓋其時人皆習知曼殊之父爲吾粵中山人而母爲日本人也。故章太炎（炳麟）「曼殊遺畫弁言」亦云：

「亡友蘇玄瑛子穀，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。父廣州產，商於日本，娶日本女，而得子穀。……父分寶與其母，令子穀出就外傳，習英吉利語。數歲父死，母歸日本。子穀貧困，爲沙門，號曰曼殊。不能作佛事，復還俗，稍與士大夫遊，猶時々著沙門衣。」

此二人者，乃曼殊生平之摯友，於是人皆以其言爲可信，而二人亦以此自信也。此一時也。

(二)

至民國十二年，有楊鴻烈者，以二人所記至爲簡略，乃將曼殊著述，加以綜析，復爲「蘇曼殊傳」。中有云：「曼殊的身世，在他作的那本『斷鴻零雁記』裏，纔可知道這書是他自己的寫照。這本書雖是小說體裁，而自來文學家如『曹雪芹』之『紅樓夢』，英人『笛根士』之於『塊肉餘生述』，法人『都得』之於『小物件』，都是作者的自傳。」蓋曼殊於所爲斷鴻零雁記第三章中，曾借乳媼之口詳述其身世云：

「（上略）『今吾媼所稱夫人者，得非余生身阿母？奚爲任我子々一身，飄搖危苦，都弗之問？媼試語我以吾身世究如何者。』媼既收淚，面余言曰：『三郎，居！吾語爾：（中略）三郎即夫人命爾名也。嘗聞之夫人，爾呱呱墜地無幾月，即生父見背。爾生父宗郎，舊爲江戶名族，生平肝膽照人，爲里黨所推。後此夫人思携爾託根上國，故掣爾身於父執爲義子，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。明知茲事有干國律，然慈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；乃親自抱爾潛行來游吾國，僑居三年。忽一日，夫人詔我曰：『我東歸矣，爾其珍重！』復手指三郎涕淚含淚曰：『是兒生也不辰！媼其善視之，吾必不忘爾賜。』語已，手書地址付余，囑勿遺失；故吾今尙珍藏舊篋之中。」

觀所自述，乃至詳細，果如楊氏之言，則曼殊乃一純粹日本人，而非如柳章二氏所云々也。而柳亞子竟亦因楊氏之言，憶及曼殊生前曾以所謂「潮音跋」者付其發表，跋中所說乃與此記大致相同。而跋之作者，乃假名日本「金閣寺」僧「飛錫」者。跋云：

「曼殊閣黎，始名宗之助，自幼失怙，多病寡言，依太夫人河合氏生長江戶。四歲，伏地續師子頻伸，狀栩栩欲活。喜效奈良時裏頭法師裝。一日，有相士過門，見之，撫其肉髻數曰：『是兒高抗，當逃禪，否則非壽徵也。』五歲，別太夫人，隨遠親西行支那，經商南海，易名蘇三郎，又號子谷。始學粵語。稍長，不事生產，奢豪愛客，肝膽照人；而遭逢身世，有難言之惘。年十二，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，披髮於廣州長壽寺，法名博經。由是經行侍師惟謹，威儀嚴肅，器鉢無聲。旋入羅博，坐關三月，詣雷峰海雲寺，具足三壇大戒。嗣受曹洞衣鉢，任知藏於南樓古刹，四山長老極器重之，咸歎曰：『如大德者，復何人也！』亡何，以師命歸廣州。時長壽寺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，法器無存。閣黎乘歐舶渡日本，奉太夫人居神奈川。太夫人令學泰西美術於上野

二年，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，一無所成。清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個月，卒不屑。從此子身遨遊，足跡遍亞洲。以是羸疾幾殆。太夫人憂之，藥師屢勸靜養；而閻黎馬背郎當，經鉢飄零如故。嘗從西班牙莊湘處士，治歐洲詞學。莊公欲以第五女公子雪鴻妻之。閻黎垂淚曰：「吾證法身久，辱命奈何！」……前歲池州楊仁山居士，……創辦砥垣精舍於建業城中，以為根本。函招閻黎，並招李曉暉為教師。……閻黎盡瘁三月，竟犯唾血東歸，隨太夫人居返子櫻山。循陔之餘，惟好嘯傲山林。一時夜月照積雪，泛舟中禪寺湖，歌拜輪哀希臘之篇，歌已哭，哭復歌，抗音與湖水相應。舟子惶然，疑其為精神病作也。……余與閻黎為遠親。猶念兒時偕閻黎隨其王父忠郎，弄艇投竿於溪崖海角，或肥馬輕裘與共。會幾何時，其王父已悲鳳草。彈指閻黎年二十有八。而余……今夏安居松島，手寫閻黎舊著潮音一卷……嗟哉，響振千古！不

雷馬鳴菩薩「賴叱婆羅」。當願恒河沙界，一切有情，同圓種智。會閻黎新自梵土歸來，詣其王父墓所，道過山齋，握手歎歎，淚隨聲下。爰出是篇，乞閻黎重證數言。閻黎曰：「余離絕語言文字久矣，當入鄧尉力行正照。吾子其毋饒舌。」閻黎心量廓然而不可奪也。」（下略）

亞子旋乃作「對於飛錫潮音跋的意見」一文，備述發表此文之經過，而細究「曼殊是不是完全的本血統？」據云：

「潮音跋原稿是舊藏在我處的。記得一九一二年春天，葉楚傖在上海辦太平洋報，出一種附刊，叫做「太平洋文藝集」，我當時担任附刊編輯，住在報館裏。曼殊從爪哇還上海，也就住在那裏，我們幾個人總是天天混在一起。陽歷四月底，曼殊還去日本一次，五月下旬復來。這一篇日本僧飛錫潮音跋的原稿，是六月初旬曼殊親手交給我的。我正需要「文藝集」的稿子，所以六月九號的報上，就把牠來發表，到六月十三號登完，共登了五天

。發表了以後，就有「劉三」來質問曼殊，大概的意思，是說：「我們向來知道你是半個中國人，半個日本人；但照飛錫的文章講起來，你變了一個完全的日本人了。究竟是怎麼樣一回事呢？你須宣布真相才好。曼殊回答他：「這不成什麼問題，馬虎虎就算了。」劉三又說：「這是你的終身大事，如何可以馬虎虎？」曼殊不則聲，自吸着他的雪茄烟。當他們倆講話時，我和陳去病都在場，後來曼殊和劉三走了，去病對我說：「照我看起來，大概曼殊是一個油瓶兒子，難怪他不肯宣布真相。」我當時對於他的辯論，和去病的揣測，都沒有十分注意。……所以曼殊去世以後，我替他做傳，還是根據我們從前所知道的傳說；而所謂飛錫的文章，丟在我箱子角落裏面，簡直一點都沒有理會到牠。直到一九二三年，楊鴻烈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他的「蘇曼殊傳」，說斷鴻零雁記是曼殊的自傳，我因而聯想到這篇潮音跋，似乎是和斷鴻零雁記有關係的

，便去找出來匆匆看了一遍。……今年夏天，「無忌」要做「蘇曼殊年譜」，問我找材料，又把「潮音跋」尋了出來，和「斷鴻零雁記」一對照，差不多大同小異；而和我們向來所知道的傳說，却截然不同。於是這一件丟在我箱子角落裏面，過了十五年時光的老古董，便成為研究曼殊身世問題者的中心之核了。」（下略）而其子「柳無忌」復作「日本僧飛錫潮音跋考證」一文，從文章之風格及筆跡等證明此跋實為曼殊自作，而飛錫實無其人。（後來日本「米澤秀夫」於所作「蘇曼殊之生涯與作品」亦云：「潮音跋最後署名為「學人飛錫跋於金闍寺」。形式上是京都金闍寺僧飛錫這個人寫的。但柳氏斷定飛錫這個人，並非實有其人，却是曼殊所造的懸空人物。關於此點，筆者最近去問過金闍寺事務所，據其回答：「明治初年本寺並沒有叫飛錫的人來住過，亦不見於記錄。飛錫亦並無旅行之意義。」因此柳氏的推定是當的。」「論證既定，於是亞子乃據之以再草「蘇玄瑛新傳」，而其子無忌亦據之以作年譜焉。世人由



從比較心理學上研究

男女文學創作的差異

小青

婦女心理學為近來各國學者的專門研究，其中不單有男心理學家，而且多女心理學家，他們都考察女子的心理，而求得其真相。自然，在這樣的一種研究內，研究者有時未免為感情所蒙蔽，而為歷來的成見所蹈乘。好在女子亦同時研究，於此可得重要的幫助，所以這種心理學基礎是頗堅固的。我們可無須過於顧慮而加以信任。還有，心理學上所得的結果，我們可以日常事例證實，即刻可以加以糾正，是則應造無所施其技；故此我使用了這種比較心理學，來從事研究男女文學創作的差異。

據現代心理學者所承認，即男女兩性根本是不同的，不單在外表上，而且在最深微的生理組織上亦是如此。此為一件日常經驗事實，絕非憑空之談；尤其在醫生與教育

家，更能看出這不同點，男子與女子的發達生長並不遵從同樣的節調，其間的變化差異，甚為顯明。大概死亡率男子較大於女子，而男子亦比女子為容易患病。在知識方面，女孩較男孩為早熟；女孩的知覺，感覺，性情，都發達得早。這種差異在十二歲至十四歲的男孩與女孩間最為顯著。在男孩方面，此時喜歡打算計畫，喜歡精密學問的嗜好漸發達，而遠勝於女孩。在女孩方面呢，因有較豐富的感覺力，常能以精美的文字，多姿的語氣，寫出很好的篇章，超越於男性的乾枯作品，但當此十四五歲的轉變期間，男孩繼續發達，表示一定向前的進步，女孩則因為成人的年齡到來，她的知識上的進展突然停止。且有許多女孩因此而完全停止她們的知識工作者；似乎她們的智慧

是亦以曼殊為一日本人而非混血兒矣，此一時也。

(三)

柳亞子草「新傳」之時，乃在民國十五年間。至民國十七年，亞子以曼殊所為「三次革命軍題辭」，有云：「馮君懋龍，余總角同窓也。」因悉懋龍乃革命老前輩「馮自由」之原名，乃向自由詳叩曼殊幼年遺事。自由學所知告之，更代函詢曼殊姑父林紫垣。林氏向任天津中原公司經理，復詳述曼殊本生父母及家庭狀況纂詳。亞子得之，又覺舊著「新傳」，實為臆斷，乃再撰「蘇曼殊略傳」，刊諸「文藝茶話」上，時民國二十年也。至民國二十三年，文公直（祇）氏又據之以作「曼殊大師傳」，傳中首述曼殊之身世云：

『曼殊大師，原籍廣東省中山縣蒸常都瀝溪鄉俗稱白瀝港村。祖蘇瑞文，祖母林氏；以經營進出口為業。父蘇傑生世其業，任日本橫濱萬隆茶行實辦。嫡母黃氏，中山人，居原籍。生母「若子」。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八年，（西紀一八八四年，清光緒十年甲申。）九月二十八日（陰歷八月初十日），生曼殊大師於日本橫濱

山下町三々番地蘇宅。（即蘇傑生另賃之宅）。

蘇傑生商於橫濱，營業方盛，娶河合仙為妾時，願若子為下女。傑生見若子胸前有紅痣，按相法，應產貴子。納之，遂生曼殊。未及三月，若子離去歸家，傑生乃以曼殊付河合仙撫育。曼殊原產於別居，若子之歸，家人咸認為解雇；故曼殊終身認河合仙為親母，而不知有生身之親母若子。河合仙時已產一子，名煊，年十歲。又云：

『曼殊大師之稚年，係河合夫人撫養之。河合夫人在嫁蘇傑生以前，曾與一日本商人同居，生子一，女一。其子已不存在，女則為榎本榮子。因此曼殊嘗自疑己身即係河合夫人前夫之子。益以疑開係日本血統，而河合夫人又未以實況告之；曼殊乃由懷疑而揣想而假設；遂致突有如彼託名之潮音跋。但潮音跋付印時，此跋又摺諸集外，未刊。足見曼殊自身亦認潮音跋中所叙非真確之事實。及撰斷鴻零雁記時，又以所擬藉說部而儘量宣述。蓋不欲著痕蹟，故仍以小說出之。因說部原非史實，適假以宜

隱沒，讓洋溢的感覺力完全佔據她們的心理，而使她們講究漂亮，愛好修飾。由此來看，青春期使男孩的心胸開擴，使他們追求重大的哲學問題；但在女孩發生的影響便不同，使她們回向自己，顧慮自己的內部生活，繼則使她們留心於愛情與爲母的問題。

試看科學上的研究，則男女兩性間的不同，亦可以同樣的證實。在生理解剖學上看，女子身材較小，體重較輕，肌肉力量比男子小三分之一，腦的重量較輕，後部司感官神經者較發達。又由專門家實驗，女子的嗅覺與味覺不及男子的精細，凡需要纖細辨別力的工作少用女子，就因爲這一理由。女子雖能疾速的感覺，但詳細審察則差一點。又從普通一般看，女子的記憶力不及男子的強。而關於思想方面的聯想律，女子多隣接性的聯想，少相似性的聯想。即她們的聯想只因兩者相接近而想起，不顧兩者是否相似，任其自然而不加分別。女子的注意力所及的範圍亦較有限，她們少能同時留意數種事物。

以上爲女子的不利點，但這種不利點是在智慧的範圍內，若移至感覺的領域中，女子則超越於男子了，女子的感覺是特別銳敏的，即最微弱的刺激，在她們亦起反應。同樣的刺激在女子比在男子所引起的，情緒較爲強烈，女子情緒實在比男性情緒強得多。尤其是在某一時期，如懷妊時期，她們的感覺更爲靈敏，易受刺激，有如病態。這種長處是男子所沒有的。男子的感覺較爲遲鈍，較不易受刺激，所引起的情緒亦比較的淡薄；所以在感覺性上論，女子優越於男子。

是則女子的優點在感覺，而男子的長處爲智慧。法國哲學家孔德謂男子爲智慧性，女子爲感情性，可由此而證實。男子時刻在推理與判斷，女子則在感覺；女子的天才也完全在於她們的感覺力。構成人心的兩大原素，亦即表現人類生活的兩大方面，男女各得其一。男子在思想方面，女子則在情感方面。但這是相對的說法，並非指一方絕對只有思想，一方則祇有情感而言。由此我們可以說，女子有女子

洩胸臆耳。此即曼殊屢言生世有難言之惘所由來也。幸潮音跋及斷鴻零雁記所叙之年時顛倒錯亂，因而覺其非事實，且獲曼殊至親血系諸人之明證，始得明曼殊實在之身世。

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，曼殊隨嫡母黃氏同白瀝港村。是時曼殊方五歲。至七歲始入本鄉塾讀書。越二載，蘇傑生營業失敗，於紀元前二十年十二月八日挈二妻旋里，（大陳氏及方娶一年之小陳氏）河合仙則仍留居於橫濱、雲緒町、一丁目、五二番地。民國紀元前十七年，蘇傑生偕大陳氏及其三女至上海經商，曼殊仍在鄉讀。次年三月，曼殊始隨姑母至滬，與大陳氏同居。蘇傑生對曼殊雖不甚鍾愛，但喜其聰慧，因使曼殊從西班牙瑪德里人莊湘博士習西文，並習中文。及民國紀元前十四年，曼殊隨表兄林紫垣至日本橫濱，（按馮自由云紫垣乃其姑父，此當誤記）。考入華僑設立之大同學校，食宿於紫垣處。同學中有馮懋龍鄭貫一及從兄蘇維翰等。次年，曼殊與張文渭同考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，旋加入青年會。民國前九年，

曼殊以蘇混之名改入成城學校，識劉三，遂加入「義勇隊」及「軍國民教育會」。林紫垣乃堅決反對，曼殊不聽，紫垣乃斷其金融接濟。曼殊被迫，不得已，乃輟學，乘博愛丸歸國。以族人及黃氏歧視，不欲回鄉。至上海，即寫一偽遺書，託辭蹈海自殺，寄與林紫垣，紫垣莫奈伊何，任之而已。旋往蘇州，再至上海，數月後，赴香港，得交「陳少白」，「王秋涓」。既而俯仰身世，鬱々寡歡，迺至惠州金堡「慧龍寺」落髮爲僧，投廣州長壽寺贊初大師，受足三戒，傳曹洞衣鉢。翌年春，不耐僧人生活，乃携取已故師兄「博經」之度牒，復潛行至港。至三月十三日，遇鄉人簡世錫，簡以告蘇傑生。時傑生方病危，即託世錫再赴港召曼殊歸家送終。曼殊念家人相待之薄，且以其父無故與河合仙絕緣，極不滿意，故決不返家。乃答世錫曰：「我是一個錢都沒有的窮光棍，要我回去做甚麼？」世錫知不可動，廢然而返。至十五日，蘇傑生果以疾卒，而曼殊遂與蘇氏斷絕關係云。」（下略）

的智慧，不同於男子的智慧；同時，男子的感情亦不同於女子的感情。現代大多數的心理學家都承認有一種女性智慧的存在。他們多不再問男女兩性的優劣短長，他們只求男女兩性所以不同的緣故，即求解釋男女兩性智慧所以不同的原因。其中意見不一，有以男女生來一樣，在後長成發達而漸不同的；又有以爲女性智慧的特點完全由於數千萬年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，此皆從環境關係上說明的。但據一位學者說，男女兩性之分，較人類文明爲深遠，爲悠久。則男女智慧的不同，或仍要在性上，纔可以得到圓滿的解答。性的分別，據專家的研究，表現於細胞中，細胞經燐合，即有陰陽性的差異，而表示特殊的性質。是則男女兩性的不同，在形成人身的單位細胞時已經不同了。個人的單位不同，則從單位組成的全體自然亦不同了。男女兩性智慧的不同原因，箇中單是爲性的差別，即女子的腦爲女性細胞所造成，而男子的腦則由男性細胞所結構。

從此，男女分開，各有領土，

女子有女子的質素。在文藝上，有女詩人，女作家，女藝人；此皆與男詩人，男作家，男藝人不同，無須強加以優劣的比較。男女作品的不同是十分明白的，試讀一本書，不到數頁略具觀察辨別力者，即可斷定爲女子所作或非女子所作。男女作家的不同又不僅表現於男女作家各有擅長的某幾類文字，如上面所言；即在文章的風格上，用字造句上，女子與男子亦是不同的。女子常能以十分自然的態度表現一種感情，語調新穎，字句確當，在男子則每苦思而不得；她們用字的確當常使人驚異，而每有僅一言之，即可引起人的無限情思。女性文字的自然嫵媚，婉約清新，殆不可以摹擬，而非男子所可企及者。試一比較男女作家文字的不同，我們可以看出，男子的文字較注意於外形的結構，全體的安排，要論理的，如雕塑物，要和諧的，如交響樂；女子的文字則爲內心的衝動，信筆所之，變化不可捉摸。總言之，男子文字主智慧，女子文字主情感，此爲兩性的不同的地方。

觀文氏所述，已可得曼殊身世真相之大略矣。而其中或仍有未盡詳盡者。馮自由乃於民國二十六年間自著一文曰：「蘇曼殊之真面目」。則頗多異聞，今撮舉如下：

『曼殊父名傑生，中山縣人，在橫濱山下町三十三番英茶商行任買辦，性任俠，好施與。母曰亞仙，傑生與其戚屬咸以此稱之。亞仙謂其母姓河令，似亦語出說部，實無左證。亞仙生曼殊後十一年，傑生乃携曼殊母子返粵。逾四年，傑生家道中落，遂使母子東渡，依其親屬林氏以居，時曼殊年僅十四。及曼殊十六歲在大同學校讀書時，教員陳蔭農嘗因某事語乙級學生曰：「汝等誰爲相子（Ain ko）者舉乎？」於是舉手者過半，曼殊亦其中之一人。日語相子，即華語混血兒之謂，曼殊固直認不諱也。至曼殊幼名「子穀」，無字。一「元瑛」之號，乃削髮後添製，殆與「曼殊」二字同，非本名也。曼殊既由大同學校而入早稻田大學豫科，以其戚林氏津貼中斷，又改入振武學校（成城學校改名）習初級陸軍。及癸卯年曼殊忽動歸思，向余求一介紹書至香港見陳少白，余應之。曼殊落港，下榻中國日

報。其父傑生早年在鄉已爲曼殊聘婦，聞子歸自日本，遂至港訪之，且欲使其完娶。曼殊竟避而不見。少白以爲天性涼薄，力勸其從父歸鄉，曼殊乃不告而行，莫知所往，數月後至港，則已削髮爲僧，易名曼殊矣。』

由是綜察文馮二氏之文，雖所聞見者或有異詞，而其復以曼殊爲父華而母日則一也。此又一時也。繼此以往，尙有新證以翻前案乎？未可知也。故日本「米澤秀夫」曰：「一時爲日本人的蘇曼殊如此再變爲中日混血兒，但即以此而謂曼殊血統問題的考證算完成了，那未免太早吧。如前所述，可視爲他自傳的潮音跋及斷鴻零雁記，明記着他他是日本人，照柳氏說曼殊不知自身的血統問題，因懷疑而生臆記，此亦不太穿鑿歟？且曼殊是下女之子一點，亦有餘疑。蘇傑生與河合仙所生之蘇煦亭（本名垣）當爲曼殊之兄，還活着，在神戶經商，其人是主張他和曼殊是親兄弟，曼殊並非下女所生。但照柳亞子所說，煦亭爲飾其父之不及名譽而飾說吧。如此，曼殊傳記現在還是不確定的。篤實的柳亞子恐今後還繼續考證吧。」（見氏所著「蘇曼殊之生涯與作品」，徐蔚南譯。）吾亦願以米澤氏之言深期諸海內之景仰蘇氏者矣。